

诗抒胸臆

春日闲步

■冯如

远岑含翠雾，
晨鸽疾徐中。
闹市千门闭，
萧枝一夜红。
年输旧时乐，
心驻老街空。
天地能游广，
乡情只此同。



赛里木河 ■张文忠

意犹未尽

那些美好的时刻

■赵文心 文

早上,似醒非醒之时,听见布布的歌声,他在唱刚跟妈妈学会的《五百英里》,一首美国民谣。布布总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因为疫情不能去上幼儿园。我的心里安稳了一些,至少今天

是平安的。
新冠病毒疫情三年,几乎贯穿了布布三岁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仅就小宝宝受到的影响,不能下楼游戏,无法触摸外面的世界,做核酸做抗原不胜其烦,上幼儿园断断续续,刚适应又停摆,感染发烧难受。万幸在全家人的呵护下,小生命蓬勃勃勃。

而他开心时停不下来的笑声,“我过得开心”的感叹,用有点哑哑的奶音说常用语:“永远爱爸爸”、“妈妈我好爱你”、“外婆辛苦了”……他双足蹦跳笨笨地落地,穿着红衣奔跑的背影,

还有握住我的手指的暖意,浴后光滑的臂弯散发的淡淡的奶香,还有小眉毛蹙成一团的委屈哭脸,不肯睡觉的赖皮磨叽,大口吃饭啃鸭腿的干劲,在在冲淡我心中的阴霾,给予我坚持的勇气。

“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

“大家一起吃饭真开心!”饭桌上布布戴着小象围兜,握着小勺笑眯眯地说。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就欢乐起来。布布的餐盘里是爸爸做的蛋炒饭,黄灿灿油光光。爸爸做饭时布布忙前忙后,小心翼翼在碗边磕鸡蛋打鸡蛋。爸爸开炒了,布布退开几步,“爸爸,好烫呀,要很小心哦。”津津有味吃完饭,布布要一张纸巾擦嘴,我递给他,“谢谢外婆。”“不客气。”布布想了想,“不客气和不用客气是一样的意思。”

“妈妈,你买的礼物真好啊!我很喜欢。”布布新得了一辆红色运输车一辆绿色收割机。妈妈给布布买了数都数不清的车模。有布布自己选中的,有妈妈做主的。“布布,新睡袋好睡吗?”“很好睡,我很喜欢。”天冷了,布布个子长高了,妈妈买了新睡袋,淡果绿底色,印满了小象白熊树叶,雪白的衬里,穿上暖和的睡袋,露出黑亮的柔发白里透红的脸庞,布布也像一头憨憨的小熊。

布布歪在妈妈身上,和妈妈头顶头做金字塔,布布用眼神示意大家,全家人簇拥在一起,安稳又温暖。布布突发奇想,称自己是“天布”,因为穿着一件淡蓝的棉外套,而“蓝”是天空的颜色。大家莞尔,说棉外套里面穿着花毛衣,你是“花布”。

布布热爱环卫车,顺带着热爱垃圾,在他的眼里垃圾和玩具一样有趣,从没有脏乱的嫌弃。妈妈给他读《揭秘垃圾》,他扑在大开本的画页上,一一认识垃圾怎样分类收集,怎样回收处理,说起厨余垃圾,垃圾回收再利用,头头是道。坐在电脑前看各国收垃圾集锦更是投入,不同的车辆和工

作方式也区分得清清楚楚;自己用大大小小功能不同的玩具环卫车运送垃圾处理废水,可以玩很久。

也顺带着爱上扔垃圾,踮起脚尖举着白色泡沫箱投进干垃圾箱,很有成就感。吃好晚饭,妈妈下楼扔垃圾,布布帮忙提垃圾袋,“我力气很大的。”送妈妈到电梯口,大声叮嘱:“妈妈,你小心点噢,下雨了,要把伞撑起来。”

我在门口收拾快递,美工刀划开纸箱取出物品,布布快步赶到,“外婆,我能帮忙吗?”布布或一手提一件或双手加小肚皮把东西一一分送到厨房客厅卫生间,送罢拍拍手,“外婆,还要我帮忙吗?”

下楼,寒风凛冽。“布布,外婆摸摸你的手热不热?”“我不冷,外婆要注意保暖噢。”我们在停车场挖沙子垒山包,捅到蚂蚁窝,蚂蚁仓皇四散,布布紧张,“蚂蚁没有家了。”私家车开过,布布捡起路当中的石块扔进路边绿化带,“石头要和土在一起。”

断断续续去幼儿园。老师说,布布好有爱呀,好多天没看到老师了,今天抱了我。过几日老师又说,布布亲了我。

爸爸收到同事送的喜饼,包装有趣,布布选了一块,握在手里揣进裤兜,要送给午睡起来“帮我穿衣服”的宁宁老师。爸爸说,布布今天在幼儿园用很洪亮的声音和老师打招呼了“瑞瑞老师早上好”,“很棒”。

布布有点害羞有点好奇,“你听见了?”

“布布在幼儿园的活动,爸爸都能看见。”因为老师会发很多视频和照片。

布布若有所思,“我怎么看不见你呀?”

爸爸转移话题,“布布在幼儿园最喜欢上什么课?”“五彩课!”布布自创的课名,其实是创意美术课,老师手把手教小朋友用涂色撕纸拓印折叠等方式制作可爱有趣的作品。课上,布布专注认真,放学小心翼翼捧着颜料未干的作业,外套的衣襟下摆蹭了粉红翠绿的颜色,笑容如同“绽放的鲜花”。

布布身上天然的烂漫与纯真是“美的、丰富的、挖掘不尽的”。爱与被爱接纳与助人得到与分享表达与聆听……我记下这些甘甜蜜妙身心舒展的时刻,人性美德从这里开始,直至恒久。

世相百态

多一口,少一口

■周彭庚 文

“多一口超量,少一口则饿;超量忧糖高,饿则肚难受。不多不少是多少?数值莫纠结,乐呵由心生,愉快每一天。”这是一年多来,在与血糖检测值纠缠中有所感而写的顺口溜。

一年多前,一次血糖检测为空腹“7.2”,接诊医生极为严肃地告诫:

“帽子”已悬在头顶,若再不“管住嘴,迈开腿”,随时会扣到头上,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此“警告”,我颇感委屈。这两条,我自认为做得够好了。长期来,晨做操,晚跑步,风雨也无阻;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宵夜少盐油,血糖却仍上升走,我奈天何?

但医生的旨意还是不能违背的,我坚持每顿都“省一口”,虽不知“一

口”具体是多少,只是在肚子不感到“空”时就停筷子。在“少一口”的成果尚未来得及检验之时,“保卫大上海”的战役开始,度过因恐慌而节粮缩菜的最初几天,什么虾滑、罐头、咸肉、腌菜、方便面,以往很少碰的东西,从各种渠道纷至沓来。在“多吃蛋白质,增强免疫力”的倡导声中,全然忘了该“少一口”,名正言顺地百无禁忌,大快朵颐。没痛快几天,核酸“阳”了,什么东西都食之无味,几乎到了“断食”的境地。就在这少一口、放肆吃、近断食的折腾后,再验血糖,空腹竟是“6.2”。

算已是熟人的接诊医生大加赞

扬:表现不错,总结经验,继续努力。

想破了脑袋,在降低“血糖值”上,“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却感到没方向,想不出个合情合理、合我经历

的子丑寅卯来。
曾长期坚持,少吃多动,血糖值却接近病态;经过少吃、猛吃、几乎不吃的连番折腾,却接近正常值,这不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吗?

毛病出在哪儿呢?医生给病人用药,尤其是中医,都十分强调“个体特征”,考虑区别对待。病征指标,却是一个数字包打天下,丝毫不考虑个体特性,是不是恰当,合乎“科学”?

当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值,又要“医家大乱”,莫衷一是,所以,我们看待这些数值,还要因人因症而异为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不信伤身,全信伤神。

我很欣赏古人描写倾国倾城美貌的名句: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既具体,又空灵。具体到“一分”,空灵到无一字描画“貌”,任凭人们去想象,充实。

“少一口、多一口”的顺口溜,“一口”是多少,极想模仿这个句式,只是虽没“捻断数根须”,却也搜肠刮肚。看来,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宝库,我们要继承和创新,是任重道远啊!

书山有径

“批判性”阅读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陈茂生 文

来到周浦图书馆,一定要到“傅雷文献馆”看看。

年少时,不知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么一本书。某日,发现同桌李同学上课时一反常态,看上去正襟危坐,在偷看书包里一本页面发黄、粘着教科书封面的“黄色书籍”,便知道肯定有啥不可示人的名堂。气人的是再三询问就是不肯吐露半个字,最后只能“险恶威胁”:“‘不上路’是吧,我在班级里喊一声,肯定‘没收’大家既要看看。”

李同学才含含糊糊说了拗里拗口的几个字,果然是“封资修”里的“资”了,甚至听到“有饭,可以死多夫”,觉得还有点晦气,便暗地“呸”了

一口。看在平时相处甚欢的面子上,再加还有“放学后‘请客棒冰’”的诱人许诺就没有起身“揭发”,其实更想看看书里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谈情说爱的,但只记住了残破书脊上的“傅雷”这两个字。

一放学,这家伙一溜烟跑得没影,心里那个气啊!中午了,肚子不争气地“咕咕”作响,罢了!日后再慢慢收拾他,一路上就琢磨:傅雷是谁?

度过到工厂、下农村,各奔东西的忙乱阶段,刚适应周而复始上下班、吃饭睡觉的日子,意外收到一个来自北方的包裹,里面是那本神秘的“黄色书籍”。原来身在北方的李同学,劳作之余想到“棒冰之约”,百般感慨便把书寄了过来,再三嘱咐“批判性阅读”。

以后有了空闲就会把书拿来“批判”一番,却觉得有些想法与书里那位年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颇为契合,进而觉得“布尔乔亚”的确需要锻炼,有了好朋友奥利维还有喜欢的姑娘葛拉奇亚,友谊爱情都全了还不知足;能趴在桌子上写曲谱还要忧郁,到车间里出大力、干重活肯定没那么多哼哼唧唧了。

当年与一个“老宁波”师傅上下手搭配多年,他说的话一半多听不懂,连连带蒙一小半还常搞错,好几次差点就要“武斗”了,所以对翻译傅雷佩服之至,能把曲里拐弯的外国字变成方方正正的中国字,这要多大的学问哦。

上世纪八十年代《傅雷家书》风靡,父子间的书信里多次提到要像约

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在满是世俗、内卷的社会里不断沮丧又不断努力。

尤其读到那段“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不禁“呵呵”地自我安慰,傅雷先生翻译得真好,当年“威胁”李同学是有点“卑下”,但还是能争取当“英雄”哦。

时光荏苒,走进傅雷文献馆,迎面是一尊雕像:一个一丝不苟并肃穆的中年人,下面有几个字“傅雷1908—1966”。偌大的展馆很是安静,也在预想之中,开馆时喧闹、光影掠过,而今需要一个静谧的空间盛放感怀与思辨。

隔着玻璃展柜,看到放在特制玻

璃盒子里数本页面发黄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再也不用遮遮掩掩更不用“批判性阅读”了。据说罗曼·罗兰酝酿和写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用了20年时光,傅雷先生翻译、修订用了10年时间,而从收到李同学的寄赠,到在文献馆虔诚地“面对面”,时光也流过了几十年。

在“傅雷文献馆”徜徉,恍若与过往打个招呼。看着阅览室里埋头读书,在电脑前敲打的读者,窗户外骑着“电驴子”疾驶的小哥,还有来的路上,地铁里为应付“内卷”而疲惫不堪的白领……只要努力不“躺平”,就是现代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们。同一本书,能读出境遇不济的沉重、怀才不遇的抑郁或奋发有为的成熟,如果想起了与此有关的点滴情景,是否都能相视一笑?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